

## 母亲的端午

□赵航



“碧艾香蒲处处忙。谁家儿共女，庆端阳。”这是元曲作家舒頔的诗句。他描绘的画面，有声有色，有情有味，曾是母亲童年及少女时期的温暖回忆。当又一年端午节到，母亲正在医院，她手术的第二天将是端午节，可她仍然惦记着吃粽子。

我问她：“你都动手术了，为什么还要吃粽子？”她却反问我：“吃粽子是为了纪念屈原，你不知道吗？”

我笑了。我当然知道，每个中国人都知道。其实，除了担心她吃了不消化，我更关心粽子对于她来说，是否意味着乡愁或家园情怀。

在母亲的记忆中，南方老家的端午节过得很隆重，五月端午节分三段：初五是头端阳；十五是大端阳；二十五叫末端阳。家家户户都要包几百个粽子，挂艾草、菖蒲，喝雄黄酒，划龙舟。男女青年只要订了婚，每年过端午节，女婿都要给岳母送上百个粽子。父亲如果不来新疆支边，他就可以做那个年年给岳母送粽子的乖女婿。

随着十九岁那年远嫁新疆，母亲也远离了家乡热闹的端午节和清甜的糯米粽

子。作为南方姑娘，母亲习惯大米、栀子花香、鲜鱼和长江美丽的落日，还有绿色的水田。来到荒凉的准噶尔盆地边缘，她很快就适应了，黄沙戈壁、窝窝头、玉米糊糊，哪一样不能活人？她就像一根芦苇，在干旱土壤中坚韧地生长并开出花来。

有一次她去割芦苇，遇到了一只狼。因为下雨，母亲用三把芦苇搭成一个三角形棚子，坐在里面避雨。这时来了一只狼，蹲在离她三米远的地方，盯着她看。因为不认识狼，母亲还当是谁家的狗，并未害怕。也许是惧怕她手中的大镰刀，也许是慑于她的镇定，狼始终只是望着她。雨停了，母亲站起身来，打算继续割芦苇，而狼离开了。我曾问过她，当时脑子里都在想啥？她说望着眼前的芦苇荡，芦苇的清香让她想起了老家江北区那一大片芦苇，她的母亲、祖母和乡亲们年年都去那里摘取肥大青青的芦苇叶，然后回家包粽子。白白的粽子蘸上白糖后，多么好吃啊。

隔了八年之后，她带着三个孩子回老家，待到来年过了端午节才回新疆。那个端午节，祖母亲手为我涂了雄黄酒，曾祖母

亲手为我剥好粽子。可惜的是，对此我竟没有一点记忆。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我都以为端午节只是书里的节日，只是我背诵的一个知识点，却不知道，在我六岁时，就已经接受了一次传统的洗礼。当母亲将当时情景说给我听时，我多么希望时光能倒流，我能好好地亲亲我的祖母，依偎在曾祖母的怀里，背她教我的儿歌。

当街上开始有人卖粽子，粮店可以买上糯米时，为了省钱，母亲要用自己的双手将粽子送上餐桌。于是，她一次又一次地潜回记忆，进入她的母亲、她的祖母包粽子的画面，她学着她们，洗芦苇叶，泡糯米，包粽子，用绳子捆好，再煮好，然后用已经是老物件的大搪瓷盘盛好。家人围坐，拆绳子、剥苇叶，咬一口粽子，细细品味悠悠清香，那就是她最开心的时刻。这个节日，需要无数人传承才能形成一种深厚的人文内涵。对于每个家庭来说，包粽子和吃粽子可能赋予了这个节日一种特别的意义，除了信仰，还有一种亲情的记忆。

我曾经劝她不必亲自忙活包粽子，现在超市里什么粽子买不到呢？甜粽、肉粽、白粽，想吃哪种就买哪种。她却固执地要自己包。她和我父亲最喜欢吃纯糯米粽子，煮熟后蘸白糖吃，但为了迎合我们的口味，她也包红枣馅、豆沙馅的粽子，并通过捆绳的方式加以区分。她和我父亲总是津津有味地吃着白粽，因为纯糯米粽子是故乡的味道，他们心底埋藏着永不改变的思念和牵挂。

不光是包粽子，有一天，她突然想到大妹的院子里可以种植艾草，妹夫二话没说，便为母亲种了一片艾草。临到端午节，他割了一大捆送到母亲家里，母亲十分高兴，她将艾草挂在自己的门上，又分了一把给我。当我将这把艾草挂在门上时，心中涌起了一种奇特的感觉。

母亲的端午节，过得越来越有仪式感了。无形之中，她为我们留下了温暖珍贵的记忆，也完成了一种传统习俗的传承，就像她在经过生命的迁徙之后，一边回望故乡，一边扎根边疆。

## 外公

□郭洋

你说，一个耳聪目明，没有老年痴呆，步伐稳健的老人，怎么会说走就走了呢。

晚上，我守夜。坐在外公走之前几分钟坐过的椅子上思考，他在走的前半个小时，心里在想些什么呢，可有牵挂放不下？

可是所有的所有，现在已无从求证。我还记得，他刚从重症监护室抬出来的时候，闭着眼睛，用尽全身力气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，喉咙里卡了一口痰，却没有办法起身将它咳出，只能伴着他的呼吸，在喉咙里发出呼啦呼啦的声音。

家人们围着他，一个一个向他作了最后的道别。6月16日，这颗热爱生活，在最后时刻依然在拼命渴望活着的心终于停止了跳动。

我曾经很多次追问过自己，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意义是什么，及如何看待死亡？

在我的印象中，外公是一个特别爱学习的人，退休后的娱乐活动就是看书，各种各样的书，只要是能学到知识的书，自我记事以来，外公几乎没有任何社交活动，也不曾见过他有哪个朋友来拜访过他。他有一部老年手机，只有外婆偶尔会给他打电话，询问他，又跑去哪里闲逛去了，不回家。但是电话，也时常打不通，因为他老是忘记充电。

父母，每个月都会例行公事般，抽出两个周六去看望外公和外婆。虽然，父母和两位老人大多数时候的聊天，都是在和外婆之间进行的。

外公偶尔会插上两三句话，和外婆关心家长里短不同，外公讲的东西档次就高了很多，或讲讲国家大事，或讲讲他最近新学的知识，有时候也会说说过去的故事。

外公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高材生，他是读过大学的。外公爱读书，是他从年轻的时候就养成的习惯。因为读了很多书，加上性格特点，他的心态一直很平和，

与世无争。

唯独有一点，外婆常说，外公很怕死，退休后连续买了接近二十年的《益寿文摘》，哪怕是中途有一两个月去贵州小姨那里住，他也不忘吩咐留在家里的妈妈帮他买上那两期，因为贵州的报刊亭买不到。外公，只要是身体稍微有点不舒服，都会去医院看病开药。

十多年前，保健品骗局席卷全国的那段时间，他跟外婆去参加了骗子们在县里组织的各式各样的所谓健康讲座，领了各种各样免费的鸡蛋，保健品小样，也真金白银的买了各种各样的保健品。

在我眼中，外公可能是自私的，他虽然很怕死，但他更怕外婆先他而去，留下他一个人孤单。有一次，卖保健品的骗子，用所谓滴血化验的方法，类似我们去医院测血型，用针刺一下手指尖，滴一滴血到试剂盒里，过了几分钟就说，外婆患了早期癌症，要吃他们的特效药，2300元一颗，一板是6颗。外婆外公都被吓住了，平时一毛不拔去菜市场买菜都要把菜叶上的水甩三甩的抠门外公，在外婆还在犹豫的时候，第一次大方了一把，立马去银行取了钱，用半年的退休费买了一板。外婆回去吃了一颗，感觉心里不对劲，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还在部队服役的我立马意识到两个老年人受骗了，给在家里的舅舅打了电话，在骗子还没来得及跑路的时候抓住了他们，退掉了5颗的钱，但外公也损失了2300元，一个月的退休费，他心疼了好久好久。

外公是个倔老头，因为晕车难受的原因，他最近好多年都没有出过远门了，只要是距离三公里范围内，他都会选择用步行的方式。我记得十年前，外公埋怨外婆说话太夸张，说“你到处给别人说他走路比人家骑自行车都快，那不晓得走的是有多快，合不合常理嘛。”

今年四月，我父母说要“五一”节后

带两个老人去成都走走逛逛，但是要坐四五个小时的汽车。外公先是不同意的，后耐不住外婆的软磨硬泡，忍着晕车的痛苦上了路。父母带着他们去了武侯祠、宽窄巷子、洛带古镇……我只记得外公回来后说，宽窄巷子吃饭太贵，四个人吃几个家常菜居然花了200多元。

今年的“五一”节，成都的各个景点人暴多，原本想带外公去熊猫基地，结果买不到门票，就在纠结去动物园或植物园的时候，动物园也没有门票了，在准备去植物园的时候，只好改道去逛宜家家具城。我不知道已去天堂的外公是否会埋怨我没有安排好行程。返程的时候，我和老婆开车拉外公外婆从成都回了渠县。这也是外公外婆第一次坐我开的车，不过外公没有办法坐第二次了。

外公去年四五月份被诊断出食道癌晚期，经过几次放疗，癌细胞被暂时控制住了，医生说能管一年。

果真如医生所说，真的只能管一年，6月15日，前些天因为急性心梗的外公出了院，不知道是因为住了三天ICU的原因，还是因为新换了住房，外公浑身不适，腰疼头痛睡不着觉。外公像往常一样，吃了一粒安眠药，希望能压制住身体的不适。然后，在吃下药的几秒钟后，外公的不适感迅速加剧扩大，然后外公又被送进了急诊科。外公自此处于一种昏睡的状态中……在他临走前的几分钟，他曾短暂的睁开过眼睛，看了看身边的人。我不知道他最后是否看到了我们的样子，心中是否已经不留遗憾。

人活一世，总是不断在和身边的亲人做着告别，经历过几次之后，我觉得死亡也不是那么可怕的事情。我和外公，都是无神论者，从来不信鬼神。但是，此时此刻，我愿意相信，人死以后会有灵魂，所有我们生命中逝去的亲人，会在某一天以某一种方式与我们重逢。

“我不该吃那片安眠药，我以后再也不吃了”，妈妈说这是外公在昏迷前说的最后一句话。这句话，可能会一辈子烙印在我的心里，就当是我对外公永久的怀念吧。

外公，有朝一日，后会有期！

生活

08

2023年6月30日

星期五

邮箱：  
3213456266@qq.com

□主 编：郝 良  
□编 辑：罗烽烈  
□美 编：王万礼

阅读副刊精品，请扫描二维码，关注南门口微信公众号。



人间烟火气  
尽在南门口